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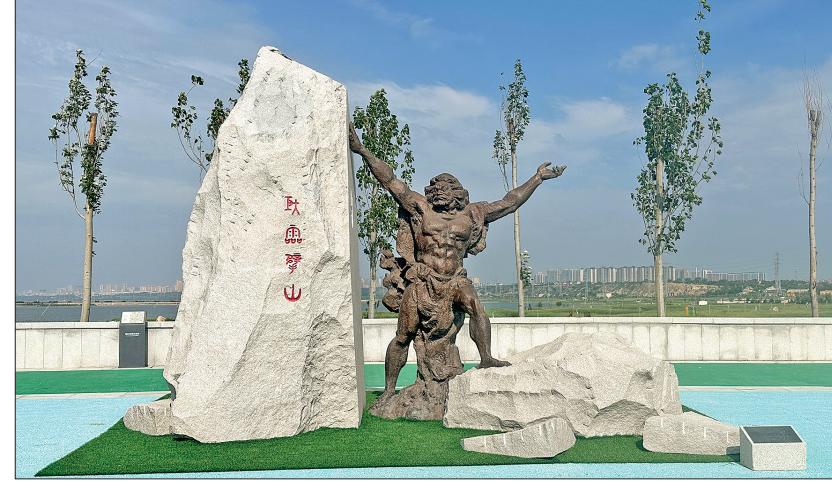
巨灵擘山 沉潜在华夏血脉里的开创基因

□记者 薛丽娟 文图

儿时听神话故事,关于山脉形成,大抵都听过一个动人的版本:蟠桃宴上玉浆倾洒引发洪水,众人恳请玉帝派遣巨灵神相助。这位神力无边的神灵,最终以掌擘山、以足开道,为黄河劈开了东流入海之路。

“巨灵擘山”这个传说,在两千多年前的典籍中早有记载。西汉的辞赋家扬雄在《河东赋》里记载:中条山,又称襄山、雷首山、首阳山,传说原本与华山相连。黄河滚滚西来,被山阻拦,以致横溢泛滥,漫过农舍、浸毁桑田,直到上天悲悯,委派河神巨灵前来。他施展神通,以手掌擘开华山,用足底蹬离中条山,将其一分为二,河水得以从中穿过,浩荡东去奔流入海。干宝的《搜神记》则补充了更多细节:如今华山的仙掌峰上,仍留存着巨灵神的掌印;首阳山脚下的石痕,正是他当年蹬开山时留下的足迹。这个故事,也被后人称作“掌华蹈襄”。

今天再看这个传说,若只将其视作一段神话,便浅看了它的分量。“巨灵擘山”的创举和气魄,实则更像华夏民族刻在骨子里、融在基因里的一种山河态度,亦是“精卫填海”“愚公移山”的精神原型。当自然的屏障挡住生路,便以人



▲河东成语典故园“巨灵擘山”雕塑

力劈开阻碍,让水归其道、人安其居。这种精神,从远古一直流淌到今天。

故事背后,还藏着另一层深意:它隐喻黄河如母亲般哺育华夏儿女,孕育了中华早期文明;也昭示人类可掌握自然规律,更好地改造与利用自然;更重要的是,它象征中华民族本为一体、不可分割的血脉联结。

正是巨灵神劈开的这道缺口,让运城成了中原与关中之间的咽喉要地。在

山与河的夹缝间,盐湖积出千年白霜,成就了“华夏盐都”的美誉;黄河古栈道、古渡口的船工喊着号子,将中条山的木料、华山的石材顺着河道送向各地,让这片土地成了物资流通的枢纽。

从大禹以疏代堵治理黄河,到李冰父子在蜀地“穿二江成都之中”修建都江堰,再到当代人在黄河上架起三门峡大坝、在中条山凿出隧洞……或许,“巨灵擘山”本就是华夏儿女“逢山开路、遇

水架桥”的精神源头。再回看历史,运城盐湖边的先民,在盐碱地里摸索出“垦畦浇晒”制盐法,把不毛之地变成“国之大宝”;抗战时期,中条山的军民筑起防线,将天险变成护佑家国的屏障——这些并非神助,而是凡人从“巨灵擘山”中延续而来的无畏、创新精神,把“不可能”变成了“可行”。

如今的运城,更是沿着这份开拓精神一路向前。七彩盐湖引来八方游客,中条山间飘满果香,黄河滩涂里养出特色物产大闸蟹。从巨灵擘山的故事中,人们最初读懂的“征服自然”,早已演变成运城人改造盐碱地、打造高产田的韧劲,也成了沿黄城市协同保护黄河的共识。

“巨灵擘山”,当路被山挡住,就劈开通路,当水被堵原地,就踏开新途。巨灵并非“毁山”,而是“理山”——顺着山河的规律梳理阻碍。所以,今天的我们依旧在“改造自然”与“顺应自然”中寻求平衡:不与自然为敌,只与困境较劲,循着山河的规律,让文明与山水共生。

“巨灵擘山”与其说是神的伟力,不如说是藏在每个普通人骨子里的不服输和开创精神——把阻碍变成机遇,把困境活出生机,让山河与文明始终在掌心里共生共长。这,才是这个古老传说留给我们的珍贵礼物。

□陈亚珍

打开诗集《给时间一点时间》(北岳文艺出版社2024年12月版),品读一行行诗句,总让我忍不住想起一张圆润的笑脸,不禁停下阅读,回想她爱笑的样子。云苓的笑总是那么自然、发自内心,无半分刻意,就像自然绽放的花朵。莫不是她内心的花朵定格了一池,永不凋谢,才让她奉献给世人一张可爱的笑脸?到底是什么元素撑开了的笑脸,待我慢慢探究。她的诗像曼陀罗花,不惊不乍,却藏着希望、智慧、慈爱与力量。

我对山西诗人知之甚少,留意过金汝平、病夫、张二棍的诗。前两位的诗如解剖灵魂的手术师,刀刀见血,步步有痕,具有批判之力;张二棍的诗像针灸师,切准穴位,便除于堵,是一种洞见与启示。而云苓的诗是女儿的柔、母性的暖,带给人平静的感动与纯真的慰藉。所以,我总能看到她花一般的笑脸。

云苓的诗像个巧媳妇,抓到什么食材都能做成美餐。一草一木、一山一水、一屋一院、一声一响、一片陶瓷、一缕炊烟,都是诗的元素,均能唤起她诗意的表达。即便看到世界的裂缝,她的表达也是别样的。比如《鱼的魔术或者我们自己》,这首诗具有先锋味道,刺肤却不见血。她完成的视角感受:人常说“海阔凭鱼跃”,可鱼终究逃不过网的猎取,失了自由,宿命或是死亡、或成为餐食。那么人呢?时间等待人的又是什么?她写道:“时间之网/似被一只巨手撒开/它想要捕捉什么呢……我们好像和一些抽象的鱼在一起/鱼怡然自得地游着/按鱼只有几秒钟的记忆/那张网对它们没有任何威胁。”

诗人敏锐感到这时间之网,警觉有一只无形的巨手撒开。她可能羡慕鱼的短忆,毕竟生死不过几秒,而人活着,视角、听觉、感觉伴随一生,其间不乏恐惧、厌恶,直到死亡,一堆黄土便成一道伤

时间之网

——孙云苓诗集《给时间一点时间》有感

疤,无人能逃。网是黑色背景,时间是猎手,风是翻云覆雨的神秘者,于是她看到了以下情景:“小丑在致开幕词/红鼻头带着几分滑稽/一场盛大的魔术表演即将开始/在蓝色弯月和白色太阳花装饰的幕布前/有音乐声响起/有鼓掌声响起/女人的尖叫混合着男人的喝彩/几根直线倾斜散发着迷人的光/仿佛透着几分悬疑/我们不知道答案,猜不出谜底。”

站在人生起点处,光怪陆离的世界能有几人看透谜底,谁不曾被诱惑过?即便荒诞的活动,也常以阳光、月光包装,谁有通透本质的心智,冷静看透终局?可时间这个猎手,只出题,不解答。听着钟表嘀嗒,每日声响都是警钟,诗人困惑:“我们不知道,是鱼在变魔术/还是我们自己/或许,我们和鱼都无法破解未知的神秘/更无法预测生与死的距离。”

这首诗让我想起陈佩斯的电影《舞台》,角色用夸张的表情表达着思想,许多内容只可意会。云苓就像观察者,似站在上帝视角洞见世间舞台,旁观各种角色表演吵闹,却不参与,你演你的,与我无关,我就是我,始终守住内心的“真”。“弱水三千,只取一瓢”,这份笃定让她常带笑意。这是一种生存立场,是对生命本真的坚守。内心纯净者能见天地,透视天地的残缺,从而抚慰人心。于是,她写下《做个内心有光的人》:“内心有光的人/无惧黑暗/靠着那点点微光/我在楼宇的森林里坚守/记忆里的故乡。”

这里的故乡用得非常宏大,绝不是版图的隶属,而是生命的原乡。一个有目标的、内心通透的、不惧黑暗的人,她的

笑脸本身就是一束光。

再说组诗《嵯峨下的二光地》,我仿佛看到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女孩,在“伟岸的父亲”膝下听他讲大地的童话,父亲告诉她,“小小的虫子是人类的朋友,你认清了,以后不能随便伤害它”。自幼受爱熏陶,她懂得万物一体的道理,便能听到“来自土地的声音”——二光地龟裂,父亲要打井;她又听到“泥土深处,发出了一种好听的声音”,这种天籁,唯有内心净洁的人才能捕捉。她看着“二光地”栽种了苹果树,父亲和二表哥要进行一次“科学实验”。诗中的“父亲”也许是具体的,也许是一代代、一茬茬的“父亲”,他们用劳动探索着天道与人道的共融。二光地是块盐碱地,经父亲改良土壤,种上大豆,有了希望。次年麦浪滚滚,二光地成了“说一不二的王者”。云苓感知土地、植物与人的关系,将视野拓展到天、地、人共存共生的情怀当中。

在时间中,她总能寻得慰藉,化解生命的伤痛。组诗《岁月的陶瓷》写母女深情,将孝道表达得非常特别。母亲病了,她这样写:“在一家医院的诊疗室里/一位白发的老中医在写处方/我看到自己的名字云苓,跃然纸上/和黄连、灵芝、人参一起/占据了那张洁白的处方小小的一角/我好欣慰/我真希望自己是一味绝世良药/把我的骨血熬成汤/让我年轻的血脉重新回到母亲的身体/用自己的努力找回/那个健康年轻又美丽的母亲。”

“云苓”本是一味药名,恰在医治母亲的药方里出现,这种巧合似是天意,让女儿撕裂的心获得一点小安慰。“绝世良

药”“骨血熬成汤”的用句绝非一般人能想得出,将诗人急切、热烈的救母之心表达到了极致。母亲已去,但母亲恩养她的天真、诗性、爱,却让她终身受益。爱,是治愈她伤痛的膏药,让她无论遇到什么都要傲然笑对。

云苓的诗包罗万象,若说女子有三重境界,即女孩子、女人、母亲,不只是生理的递进,更是心理的成熟过程——女孩子需要呵护,女人需要被人欣赏,母亲则是全然的付出。当一个女人成为母亲,内心便充满了爱与阳光,脸上自然也就常绽笑容。善是包容,云苓的诗是美的,正因她有善心。《一杯茶里半山听雨》《美好的情谊是药》均有点石成金之妙,《回到出发之前》则是返璞归真的人生真谛,尽显生命哲学。诗集分三辑,每一辑都饱含着对天地万物的深情,可圈可点之处很多。这正是“母亲”的胸襟,母亲不只是简单称谓,而是一份承载爱的资格。

总之,《给时间一点时间》是心灵的慢动作。时间之网,网住的不只是快乐和幸福,还有痛苦别离、险恶艰辛,但时间终是疗愈伤痛的良药,会让人从青涩走向成熟、从清纯变得世故。然而在云苓的时间里,仇恨可转化为爱,狭窄能走向宽阔,单薄会叠加厚度,她最可贵的,是那颗满怀爱的心。从“分序”中得知:特殊年代里,父亲长期隔离,母亲背负着失去一双儿女的悲痛,却仍为云苓搭建了一个美好的童话世界。这更让我笃定,她的爱笑源于原生家庭的滋养。母亲生病最痛苦时,用阅读、用文字来抚慰。父母都是知识分子,母亲身为接产师,每日迎接新生希望,又爱看书善写诗,有深厚的文学素养。云苓不仅承接诗心,更承接了爱心,所以她的诗饱含着沉甸甸的感情汁液,分泌出甜美、善良的种子,播撒人间,一生无憾。

祝贺云苓又一硕果成熟,让我品味了她的爱与善良。